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雜擬下

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袁陽源善同濟註 濟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府及元劭行篡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遊俠分義之事傚象也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善曰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灞北眺五陵　良曰遊俠之人佩劒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健貌五陵漢帝陵豪傑所居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善曰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註曰湊聚也　向曰湊會也言秦地乃八方賢才之要會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善曰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邯鄲遊士　銑曰荆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賛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　翰曰

言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籍籍**善作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鄽**善曰籍籍關外來謂被徒關中也車徒傾國鄽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註曰鄽市物邸舍也今云鄽以明市也謂外郡俠客來也濟曰籍籍諠盛貌關外來言車徒之衆傾於國鄽**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為言**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良曰古人相問必為書及幣以送之王氏一門五侯樓護皆與之通五侯競致書幣以贈也**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五臣作絃善曰義

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音先叶韻　善曰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　銑曰池陽汾陰二縣名遊俠歡宴之處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善曰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　翰曰遊俠之人一許諾終不坐相捐捐弃也

彯飄**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善曰公羊傳曰曹子摽劍而去之劉兆曰摽辟也彯與摽字同孚堯切　濟曰彯死節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或以憤怨而出甘泉宮名

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

高而闊也　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

但榮身意遂豈校耳目前善曰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向曰校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目前榮望

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善曰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傅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銑曰楚田仲以俠聞言俠道之善古今共知如此

傲古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袁陽源

誶訊又息醉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善曰誶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

有遠東郡也濟曰詐問也遠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為言也昔隷李將軍十載事西戎善曰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隷附也西戎即大究國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善曰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向曰結聚也高闕山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四面各千里從横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善曰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毛詩傳曰燠煖也銑曰嚴風寒風也燠煖也言地偏節氣與中夏不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翰曰北河謂戎地之河陰也言夕卧彼夢還甘泉宮歸

見也

君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濟曰言勞役不己空度壯歲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乃知之也

擬古二首

劉休玄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兇弒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内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銑曰此篇叙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遥遥行遠之善曰楚辭曰路眇眇之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

謡曰遠哉遥遥曰遥遥心不安貌向回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善曰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銑曰京里謂都里也揮手舉手辭別也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善曰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翰曰流遊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塵草生寒螿將翔水曲秋兎依山基善曰淮南子曰兎走歸窟寒螿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螿水鳥哀猶愛也濟曰言寒螿依水秋兎依山皆得其所而人不歸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衰暮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

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向曰江南調采蓮曲也子衿詩歎無音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已

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銑曰晦暗也夜久則燈暗紈緇帛之黑色言晝夜坐臥唯見此而已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

善曰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　翰曰言泣涕之容不可脩飾幽匣之鏡誰復重理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善曰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濟曰薄暮謂微光也桑榆時喻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老年

擬明月何皎皎

良曰此篇為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遥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善曰
鄭玄詩箋曰層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
庭羅帳羅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
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　向曰
宿謂星也浮雲薄雲也藹蓋也層闕高闕玉宇以玉飾
屋也　延
引也
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善曰毛詩曰所謂伊
人宋玉笛賦曰武毅
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　銑曰伊人謂
誰為五臣
作謂
夫也沈深也言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
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善曰潘
岳悼亡
詩曰流芳未及歇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
答嘉書曰高山嵓嵓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翰曰言誰
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歇也思
欲就君河廣山高不可逾越而至

和琅邪王依古 一首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五臣作誶言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　良曰宦學踐歷誶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樊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賑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　向曰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善曰甘泉賦曰遙遙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

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　銑曰離宫宫名壽陵漢園陵名皆言蕪没不識其處

仲秋邊風起孤蓬迸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黄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善曰郭象莊子註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翰曰風起蓬斷黄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

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

善曰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濟曰自古聖賢皆正此生死之理況我抱此區區之命能為怨嗟乎

擬古三首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善曰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 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逐獵 氈帶佩雙鞬 居言 象弧插 楚洽 彤服 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氊為貊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弩謂之服引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彌弓之末彎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 銑曰氈帶以氈為帽頭佩帶也鞬盛弓者象弧象牙飾弓也插亦帶也服盛箭器彤畫 獸肥春草短 飛鞚 控 越平陸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 翰曰飛鞚走馬也越度也平陸平道 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 善曰漢書曰鴈門郡

有樓煩縣　濟曰鴈門郡名樓煩縣名

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善曰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良同善注

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

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

五臣作符

竹

善曰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漢官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箭以定四方銅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取之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善曰魯客假言揚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註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銑曰魯客謂魯人也衣禪復具曰襲丹素中衣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善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漢書註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翰曰荷負也顧眷也日晏罷朝歸輿善作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善作德亦何懼善曰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濟曰宗族鄉黨皆恃其勢而生光榮賓僕遠慕也昭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懼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善曰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

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　良曰南國鮑昭自謂儒生謂有道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為誤也

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仕咸兔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又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又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故舊也湄岸也罝網也毚兔狡兔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善曰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銑曰背文曰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

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善曰華覈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四特　翰曰弱冠謂年二十也多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西都之宮

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善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　濟曰見君子古人

道德之風

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善曰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踳駁也　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子有三端舌端一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博聞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

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善曰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向曰貺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相莊周不受魯仲連為齊以書與燕將下燕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不受

晚節從世五臣作時**務**

乘障遠和戎 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郭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銑曰晚節末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年從時事乘邊遠撫戎狄

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　翰曰佩文服也犀渠甲也袠書衣也盧弓征伐之弓謂弃筆從戎也

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濟曰始願為文力已不及今為武士未知其終竟

學劉公幹體

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損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善曰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逴龍赩然王逸曰逴龍山名 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山名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善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銑曰瑤玉也以玉飾臺也茲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 銑曰茲辰謂冬時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明君也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善曰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忠直也言未遇至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為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代君子有所思五言 翰曰此言防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善曰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 濟曰鄴西有銅雀臺望雲闕言闕高至雲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良曰層高也言高閣肅然天帝之居馳走之道端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琁題納行月善曰西京賦曰雕楹玉舄繡栭雲楣甘泉賦曰珍臺閒館琁題玉英 向曰甍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琁玉也題椽頭也言月過簷頭琁題納引其光也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帀卭越善曰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齊代卭越四地名 銑曰蓬壺仙山溟渤海也色美女也齊國多美女故進之卭越二國名其

中人善歌故徵之

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 善曰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毛詩曰明發不寐 翰曰言陳鍾樂笙歌陪夜讌至於明發也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壞漏山阿 善作河

絲淚毀金骨 善曰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傅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堅喻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寃俯仰淚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身意歡會亦有盈歇蟻蚍蜉也壞蟻穴土也漏因穴漏水山阿猶大隄也言大隄之敗在蟻穴之漏金骨之銷亦在如絲之淚言積微至著

器惡含滿欹物

忌厚生沒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良曰器欹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忌恐也厚生謂厚於生理也言人養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滅焉

智哉眾多士服理辨昭昧末叶韻　善曰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向曰智哉歎美之辭多士謂羣官也服習理道也言習道可以辨物情之明暗

擬古

范彥龍 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善曰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 翰曰寒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名斷折也失迷也言風勁霧重折樹迷城 朝驅 善作馳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 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良曰驅逐薄迫也左賢休屠皆戎狄之王號 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 善曰漢書

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也　向曰李廣為前將軍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也事逐皆從行也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

善曰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源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　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或作逗音豆　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會言此刑法皆至死也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善曰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日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并序

江文通

夫楚謡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悦於魂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

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夐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沈浮之殊僕以為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斅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古離别 五臣作別離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 善曰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邊塞故曰關 濟曰鴈門

山名其上置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善曰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為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相連而黃也蔽暗也何時還言未還也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向曰秋露下垂而團言時節速改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善曰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銑曰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草衰落悲歲暮行人道路寒也君在天一涯五臣作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善曰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

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　兎絲及水萍五臣作蓱所寄終不移善曰爾雅曰女蘿兎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栢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濟曰兎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移易

李都尉從軍　陵良曰此擬携手上河梁

罇酒送征人踟蹰在親宴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良曰踟蹰徘徊貌　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良曰滋多也霰細雨也　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

藉也　向曰悠悠流水貌魴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處而我在萬里結髮五臣作友不相見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銑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萬里不得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鷰善曰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元鳥元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顧為雙飛鷰雙或為南淮南子曰鷰鴈代飛許慎曰鷰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鷰文與此同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鷰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班婕妤詠扇　良曰此擬新製齊紈素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

扇團圓似明月濟曰紈綺類也圓月陰象取與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母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　良曰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聲後隨鳳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慕之鸞亦鳳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善曰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向曰言彩色雖可重不可以新而代故涼風至謂秋也言恐秋而輕弃不用也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銑曰言君子所安未畢而時已涼故零落於中路

魏文帝遊宴　曹丕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善曰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脩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朝游高臺側夕宴華池陰　銑曰飛閣高閣神飇自遠至左右芙蓉披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飇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　向曰飇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之風披開芙蓉之花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善作涯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　翰曰幽崖深岸也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善曰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客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五臣作涌聽者未云疲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鱣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

聽　濟曰客席之所尊也南楚者託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殆乎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善曰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　良曰高文綺靡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為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善曰莊子曰至陰肅肅也　向曰肅肅靜也廣殿陰謂日暮也雀鳥之總名愁北林將棲之時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銑曰言歡宴之賓既散將何以安慰我心

陳思王贈友　曹植翰曰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丁儀王粲等悵惜也

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

善曰古詩曰兩宮遥相望雙闕百餘尺漢書曰太子不敢絶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

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善曰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銑曰魏有冰井臺下有清池言從容於上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

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

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 翰曰盪搖也碧樹謂芳樹也先秋初秋也

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拳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　良曰褰舉摘取徙倚移行貌蕙若香草也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烏郭　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雘善丹也　向曰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雘彫飾也　言此子皆以辭義自相彫飾而為美麗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善曰吳都賦曰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端委至德太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　銑曰延陵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徐君所佩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

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

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善曰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翰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以此為戒

劉文學 感遇 楨

濟曰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 善作團圓 **霜露色**

善曰言桂霑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凝貌

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 向曰言霜露雖

急不能損桂枝勁直之性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善曰橘柚在南雖珍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　銑曰大曰橘小曰柚皆果名生於南國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註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　翰曰謬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已得為文墨之職謂為平原侯庶子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善曰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　濟曰丹彩猶恩遇既過敢不勉勵自彫飾也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　良曰言良辰月夜蒙提攜坐於金殿之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

測善曰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紲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人心同結　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君大恩不可測度

王侍中懷德　粲銑曰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善曰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　翰曰值亂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荊州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濟曰蔓草杕杜詩篇名傷時徵於行旅也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善曰崤函崤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為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其堙盡　良曰崤山函谷關及

秦所造冀闕皆化為丘墟細微也縱橫謂亂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善曰方言曰楫謂之櫂棹與櫂同　向曰倚棹悵望之意涇渭二水名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善作若莖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蛸蛸者蠋蒸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　向曰蟋蟀悲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喻危脆也鸛音貫鷁餓亦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善曰鸛鷁在幽草謂鸛鳴于垤鷁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有芃者狐率彼幽草　銑曰鸛鷁水鳥名幽草深草也客子謂粲也淚已零悲亂也去鄉二善作三十載幸遭天下平善曰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　翰曰載年也遭逢也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

纓善曰賢主魏太祖也時粲為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　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玄纓侍中之服飾也

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善曰魏文帝與吴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　良曰飛蓋車蓋也

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蘋隨水浮汎乍東乍西　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忽疾貌水萍喻無依託

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善曰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銑曰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其恩義履其禮度則如松柏之有心不改柯葉傾落

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善曰

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産曰令名德之輿也　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

嵇中散言志　康濟曰言志言本有高尚之志而橫遭讒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五臣作俗塵善曰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　良曰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事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　向曰宏大倫輩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善曰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

用為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嶺有天津玉池傳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向曰戢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大域越常輩同靈鳳匿光景食瓊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高潔也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善曰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銑曰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處順憂樂不及故曰無累養德謂以道德自養道德至妙乃通神明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善曰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寓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翰曰言天地之惠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

身 善曰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濟曰哲智也言智者貴識義理大雅詩篇名言明知可庇蔭其身

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 善曰莊生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 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道者之流無為任物自為守真不汚本性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 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莊子曰堯讓許由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向曰名者實之賓言名實久相為賓主

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

養養鳥也銑曰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池擊鐘鼓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悲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康視之亦猶鳥聞鍾鼓之音

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善曰西征賦曰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嵇康憂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翰曰言康以直道而被幽縶故以登為知人也　餘同善注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濟曰謂康寫幽憤之懷未能遠及真理故感此以贈當代書紳以為戒也紳大帶也

阮步兵 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鷖音預斯蒿下飛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盡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北溟有鳥焉其名為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鷽小鳥毛萇詩傳曰鷖斯鵯居鵯居雅烏也音豫　良曰青鳥海鳥也海上蒿下寬隘不同適性逍遥其致一也

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鷖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　向

曰沈謂蒿下浮謂海上各是所遊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云各各有歸**飄颻可終年沆**胡朗**瀁安是非**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遥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飄颻蒿下沆瀁海上逍遥一也銑曰飄颻輕飛貌可終年謂翳斯也沆瀁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安知其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善曰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　翰曰朝雲高唐神也言高唐神乘雲變化為其光色當代所希有**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善曰阮籍清思賦曰女娃縈於東海之濱而溺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濟曰言此幽微之事難知

張司空華 離情

秋月映善作照簾櫳懸光入丹墀善曰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良曰櫳檻墀堦也言月映簾檻垂光入於丹堦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善曰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又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楚辭曰皐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蟲　向曰帷幔也蘭逕謂夾逕蒔蘭也網絲謂蜘蛛網也言無人行而致此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善曰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銑曰紅彩花也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

思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　翰曰延頸佇立整理綾綺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濟曰湛露能潤澤於物喻夫之恩惠皎日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

潘黃門述哀　岳　良曰謂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潘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良曰天機璇璣運時之急速忽及素秋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善曰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

也悽愴悲傷也無終畢言不極也

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

善曰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良曰肅清猶寂寞也蕭瑟風吹松柏聲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

善曰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濟曰弭止也言尋思哀念非但一遂

撫衿悼寂寞怳然若有失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良曰悼傷也怳驚視貌言傷此寂寞驚視左右有所失也

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古詩曰交疏結綺窗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　向曰髣髴

想見貌蕙質言體質芬芳如蘭蕙

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善作寧夢寐善曰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　銑曰萱草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憂非萱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已

夢寐復冥冥何由覿爾形善曰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　翰曰冥冥昏闇也言夢寐之中又昏闇何從得見爾之形容

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

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為之立館名曰朝雲　濟曰自歎無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　餘同善註

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絶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絶　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絶花落喻死而不還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還逝又曰寢興目存形也　向曰言日月雖遠起卧思憶情猶未平

陸平原　爵官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銑曰儲后太子也機為太子洗馬言太子之恩被於已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善曰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又永嘆遵北渚翰曰明發言發夕至曙歎息懷密交近親流念辭南澨音逝銜怨別西津善曰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五臣遺思結南津濟曰澨水涯津渡口馳作驅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服義追上列矯迹厠宮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良曰服義服古人道義上列

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
言我舉迹廁於數人之間
朱轂咸髦士長纓皆俊人
善曰
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元曰芾者諸侯黃朱又
曰芾太古蔽膝之象轂與芾古字通毛詩曰烝我髦士
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
俊民用章　銑曰朱轂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

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
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
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
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　翰曰契闊勤苦也承華
太子門名綢繆纏緜也踰越也言見顧過越於歲華

日暮聊揔駕逍遙觀洛川
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
固水鄉士揔轡臨清川　濟
曰揔駕停車
也洛川洛水
徂沒
五臣
作役
多拱木宿草陵寒煙
善曰公羊
傳曰秦伯
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
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木宿

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拱木宿草犯寒煙而已

遊子易感慨五臣作慨躑躅還自憐善曰劉公幹詩曰平入易感慟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為慨歎躑躅不安貌自憐自哀憐

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善曰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分去飆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銑曰三鳥者楚辭本屬當時所見無定名也言我寄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

左記室詠史思

韓公論賣藥梅生隱市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

姓為吳市門卒翰同善注**百年信荏苒何用**五臣作為**苦心魂**善曰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曰人生惡死何為苦心濟曰荏苒少時也言人百年如少時之間何苦心魂自為淪隱**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善曰衛衛青霍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海源也　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珪組賢君聘青紫明主恩**善曰漢書曰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向曰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聘顧恩惠也**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善曰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士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銑曰尊達謂見任用**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

軒善曰左思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 翰曰金日磾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皇后史良娣之家並盛為奢侈故云乘華軒王侯

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善作懽娛飛蓋東都門善曰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 濟曰片議謂妻敬議都而封奉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御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送踈廣踈受顧念張仲蔚

蓬蒿滿中園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政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御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良曰顧念念其遺才

張黃門若雨協

丹霞蔽陽景緑泉涌陰渚 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 良曰陽景日也丹霞赤雲也蔽障也緑水色也陰氣盛故泉涌 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礩也音楚 銑曰層高也甍屋棟木也礎礩石雲起則石潤亦陰氣相感也 有弇五臣作渰興春節愁霖貫秋序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弇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 良曰有渰雨師也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達秋不歇 燮燮涼葉奪戾戾颸風擧高談五臣作譚玩四時索居慕儔侶 善曰楚辭曰溘颸風余上征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 濟曰燮燮猶漸漸也奪落戾戾急慕

思也言秋葉漸落急風斯起譚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傳侶

青苔五臣作茖日夜黄芳蕤成宿楚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馥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　良曰茖草梢也蕤蘂也宿楚叢木也言青茖漸黄蘂成叢木歎歲月將盡

歳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向曰慮思也百思言不一交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也言交人不來無以慰我久待之情

劉太尉傷亂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太尉　良曰此擬贈盧諶詩

皇晉遘陽九天下横氛霧善曰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文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横塞也楚詞

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災橫氛霧喻亂賊也言大晉遇此陽九之災而亂賊橫叛

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善曰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翰曰秦姚泓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磾所據并州劉琨所領值亦逢也薄蝕喻亂賊侵晉虎據喻威武之盛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騖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遠啓疆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濟曰言我蒙天子神靈寵愛故感動激發徇此馳騖於軍戎

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善曰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良曰陳平有六奇

之策張張良韓韓信言我雖無此六奇之術冀同三賢遇漢高

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

善曰淮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　向曰甯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桓公遇而舉之以為田官

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善曰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銑曰言此是冒觸險難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善曰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古人非所希　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荀甯之度量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善曰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濟曰濠城池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

千里

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旣憤懣五臣作滿撫枕懷百慮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延佇　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喻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滿怨也撫枕百慮言不安臥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桑顏收紅蕖玄髮吐素華　向曰謂未能匡復晉室而髮已白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也數歷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爲九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銑曰言太平之時且當有運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盧郎中 感交 諶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善曰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 翰曰厦大屋也搆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諭宰臣也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 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宏績 濟曰英俊之人著立濟世之功衆多之士共佐天子之位 眷顧成綢繆迴與時髦匹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荅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 良曰諶言蒙琨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俊為匹偶 姻媾久不虛 五臣作斷 契闊豈但一 善曰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荅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闊生魏

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向曰姻媾謂諶妹嫁琨弟契闊謂同遭亂殺其父母豈但一言非一事也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善曰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 銑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憂

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 善曰槩志節也馮行顯志序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 翰曰槩節槩也言我慕先達節槩之人以觀得失則馬服信陵

馬服為趙將疆埸亦得清謐 善曰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謐靜也 濟曰趙奢號曰馬服君為趙守邊疆界清淨秦兵不敢東闚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

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也　良同善注

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

善曰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　向曰慨嘆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素絲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遷言歎無帷幄之謀而能從善遷變故云慙也

羈旅去舊鄉

五臣作京

感遇喻

五臣作踰

琴瑟

善曰盧諶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信時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銑曰言諶羇旅并州感琨恩遇過於琴瑟之和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善曰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尚書曰君子所其無逸　翰曰杞梓美材也自顧非美材勉力之戒在無逸豫而已

更以畏友

朋濫吹乖名實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廪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濟曰此言無能濫在現下名過其實也

郭弘農遊仙 璞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 良曰靈草芝草也濱涯也奇石可食而仙謂安期鍊五色石是也

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 善曰江賦曰納隱淪之列

真挻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向曰偃蹇緣高貌隱淪謂絶迹也駐留也精魄魂魄也不去其身則不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 善曰道人方術之士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掣絶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 銑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玉液謂玉膏 朱霞入窗牖曜靈照空隙 善曰十洲記曰朱霞九光說文曰隙壁縫也 翰曰曜靈日也隙穴也言所居之處高 傲睨摘

木芝凌波采水碧善曰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珉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　濟曰傲睨縱誕貌木芝紫芝別名水玉仙藥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於濛汜　濟曰矯掌舉手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也濛汜日入之處言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濛汜

張五臣作孫廷尉雜述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得其性而止**寂動**

苟有源因謂殤子夭善曰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向曰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世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曰喪耳銑曰涉歷也津梁喻道也了明也言淳化之喪已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達也**思乘扶搖翰卓**

然陵風矯 善曰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摶圜也扶搖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廣雅曰矯飛也 翰曰扶搖風之名也卓高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也翰飛也

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 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濟曰棰杖也言一尺之杖分五寸為夜五寸為晝晝陽也主生夜陰也主死晝復夜死復生雖一尺之杖無有窮時故理足不少

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善曰蒼頡篇曰冏大明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 良曰同同明也憑依軒檻也詠歌也歌唐堯老子之道德

浪迹無蚩

妍然後君子道善曰晉戴逵栖林賦曰浪迹頹淵棲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 向曰浪放蚩醜妍好也言放迹混然無醜好乃得為君子之道

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榦領略摠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 銑曰言理要之道與塗而歸一致也綺綺里季皓老人貌南山商洛山也四皓隱所

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莊子泰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

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翰曰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傳不滅如人彊求不死則不可得納養之中則命續而不絕

亹亹玄思清胷中去機巧善曰許詢農理詩曰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名曰桔橰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子貢慙俯而不對　濟曰亹亹勉也玄遠也言勉力遠思清靜之道去機巧於情府之中則與道相合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善曰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

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良曰昔有人游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懷則禽獸不懼於己

許徵君自序　詢

善曰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　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

張子闇内機單生敵外像

五臣作象　善曰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　向曰象法也張毅是闇内治之幾微單豹

是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善曰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泠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五日而後反司馬彪曰泠然涼貌也郭象莊子註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翰曰冥理筌迹也泠然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則終始無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排去而輕舉遊於環中以為樂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　濟曰弱喪謂少失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之好生惡死亦同

弱喪矣資操也言遺此弱喪之情無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善曰隈曲也賈逵國語註曰肆恣也廣雅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敞西征賦曰厥紫極之閑敞　良曰藥仙藥芝草屬也閑敞靜廣貌**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善曰櫺窗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泠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向曰苕苕遠也寄意謂所寄至道之意勝謂勝於俗情也言至道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櫺屋格也激射也鮮飈鮮潔之風石室石穴也幽響山響也**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善曰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也　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道得失由心非

外物所能奬勸**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翰曰至極也極哉歎之也有堊人汚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汚盡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朗明也**五難既灑落超迹絶塵網**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成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絶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濟曰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消散塵網謂世事言脫落五難超絶去世事

殷東陽興矚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　良曰萃聚也言陵晨觀望萬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蘊積至道之真趣

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善曰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向曰遼高亮明也言雲天既高復與適我心者相遇

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善曰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　銑曰青松踰真性萼花惠媚喬高也

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善曰韋昭國語註曰緬邈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　銑曰眺視緬遠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

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

慕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翰曰求為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善曰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濟曰蕭散空遠也言直置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

謝僕射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善曰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産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　良曰矜心整齊也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也薄言遵郊

衝揔轡出臺省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揔轡也　向曰衝道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遊郊外之道而散情慮故持轡出省而往之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耀巖阿雲霞冠秋嶺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己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　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高淨貌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亦長遠也岩阿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為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

則靜也　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日暮時也卷息舒散也萬緒言多也言息散動復其理雖多然皆同歸於靜曾是廹桑榆歲暮從所秉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　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　濟曰曽則廹近也桑榆日將落喻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善曰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良曰藏舟於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

以堊塗鼻端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陶徵君 田居 潛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 善曰歸去來詞登東皋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向曰苗五穀之苗皐澤也阡陌田之封疆 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 善曰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埳井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 銑曰言雖有荷鉏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 善曰歸去來詞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翰曰巾飾也柴車麤車也闇夕皆夜也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 余康 隙 善曰歸去來詞稚子候門

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晚望火而歸小子候望檐隙之間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 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寐　良曰問君謂自舉以問以荅何為辛苦荅云人生百年皆有勞役

但顧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文伯之母紡績不解

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善曰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向曰言我宿素之心但願幽靜同蔣詡開三逕望三益之友而已

謝臨川 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 善曰楚辭曰入溆浦兮邅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

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苞曰月盈而闕者詘鄉尊宋均曰詘還也尊君也　銑曰還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山缺謂谷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

善曰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　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山謂懷仁者之意非空設而已廬霍二山名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

碧障

五臣作嶂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

善曰碧鄣出碧之鄣即玉山也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櫩周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　濟曰碧玉也障小山也周流長遠貌潭水之深澄澈清也言金者下有金砂因名

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

音折

善

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爲之舌切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穴 音血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絕昭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涓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辭注曰穴寥曠蕩空虛靜也 向曰乳鍾乳也竇穴也滴瀝乳垂貌丹井朱砂井也寥穴深也

嵒崿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 若拙反 善曰說文曰嵒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崿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也思玄賦曰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砂汭之際 銑曰嵒崿岑崟並山勢不齊貌赤玉寶也瑤溪玉溪也汭岸也言沙石之文五色如雲錦被於岸

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 常列 善曰蜀都賦曰猩

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狌聲如人呼　翰曰猩猩鳥名鼯鼠飛狌也逝往也

南中氣候暖朱華凌五臣作陵**白雪**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　濟曰朱華花也陵犯也言花犯白雪而開

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善曰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死可以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言遊觀奇異於此

身名竟誰辨善作辯**圖史終磨滅**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讖復磨滅　銑曰辨識也言身名誰人能識遊山所記之圖史終見磨滅

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澨善曰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

華子崗詩曰秉月弄潺湲銑曰桂水水名海涯曰滏

攝生貴處順將為智者說

善曰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衆人說莫與智者論翰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我將為智者陳說此道

顏特進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

善曰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眈眈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濟曰太微星宮名瑤

光北斗柄端星也言匠人上法太微宫以成帝宇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北之正揆日察書史相都麗聞見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為都也　良曰揆度察明也度日所損明書於史相視也都謂丹陽也言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

列漢搆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善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楚詞曰桂棟兮蘭橑　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蘭木蘭也橑椽霰雪也青林結冥濛丹巘被五臣作披葱蒨善曰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　銑曰青林丹巘謂繞宮殿山樹也冥濛葱蒨山樹之色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文帝東閤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

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重陽集清氛銑曰御靏瑞雲也芝草也靈變異狀也善作氣下輦降玄宴善曰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覜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翰曰上為陽而清澄亦為陽故云重陽輦車玄幽也言上至天過就幽處而宴鶩望分寰遂矖曠盡都甸善曰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鄉六遂蒼頡篇曰矖曠視之貌也濟曰鶩望謂馳目遠望寰域遂鄉遂也矖視也都邑甸郊也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櫩五臣作欄遺瓊弁善曰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櫩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遺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濟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冠之飾也溢滿遺比也步櫩謂

長廊也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眄善曰爾雅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久留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良曰禮成樂闋賓客將散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眄測恩躋踰五臣作偷逸泓牒憎浮賤善曰爾雅曰測深也偷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臣衛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憎不明也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向曰躋登偷樂憎慙也言天子賜深恩得登樂逸自顧為隨牒之任慙其浮賤榮重餽兼金五臣作承榮重兼金巡華過盈瑱他殿善曰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吳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侍宴其於榮華重兼百金過於盈尺之璧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吳都賦曰樹以青槐亘以綠水淮南子曰牙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翰曰晉侯聽輿人之頌言我敢飾舊事而獻此詠然後終懃古人綠水之詩綠水古詩也

謝法曹 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 而拙切 善曰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 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 善曰謝靈運酬惠連詩曰誠迹入雲峯 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雲山異隔豈惟古人有千里之曲 芳塵未歇席涔 五臣作零 淚猶在袂 入 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 善曰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說文曰艫船頭也楚詞曰望

泠陽兮極浦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檝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向曰芳塵謂靈運所行處歇止也袂袖也阻風雪言當時也風雪既經時夜永起五臣作豈懷思汎濫北湖游茗善作岩亭南樓期善曰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銑曰北湖游南樓期謂却叙前事也茗亭樓高貌點翰詠新賞開袠瑩所疑善曰謝靈運荅惠連詩曰陵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翰曰翰筆也袠書衣也瑩磨也疑謂有所不決摘芳愛氣馥拾蘂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善曰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詞曰質銷鑠以汋約貫遠國語注曰鑠銷也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盛亦畏銷鑠謂衰散也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良曰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輕薄而朋友道絕不相往來 道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善曰延州信謂挂劒也向曰秉執也延州謂吳季札也心許徐君劒迴挂於壟上子路無宿諾言執信不慙此二人 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 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歲三結實也筠竹箭言情志託此芝筠之芳堅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善曰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 翰曰攪亂也言託殷勤之心只亂所思之志今行嶀呼嵊剩外衘思至海濱善曰孔靈符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嶀山剡縣有嵊山陸機赴洛道中詩

曰朝徂衜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嶀他乎靚子杳未僝
切嵊食證切 濟曰嶀嵊二山名濱涯也
士 善曰孔安國尚書曰僝見也字林曰款
簡款睇在何辰誠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 良
曰杳遠睇視也言我覩子遠
未能相見款視知在何時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
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楚
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 向曰雜結也言
結芳草為珮折疏麻之華以
贈離居竟無陳謂無所寄無陳心悁一玄勞旅人豈遊
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善曰毛詩曰中心悁悁說
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
春炎謝又曰馳鶩乎江皐 銑曰悁憂也羇旅解纜候
在此非為遨遊但避風雪耳霽晴也皐江曲也
前侶還望方鬱陶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
泝潮又酬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

翰曰纜繫船索藝陶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徒迴顧憶所懷而哀思　**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善曰瓊瑤謂玉音也　濟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木桃報之瓊瑤謂書也

王徵君養疾　**徵**五臣作徵　銑曰此詩被徵不應隱於瀟湘之間

窈藹瀟湘空翠磵澹無滋善曰窈藹深遠之貌杜育賦曰懷豐穰之滋潤　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　**寂歷百草晦欻吸鵾鷄悲**善曰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欻吸疾貌楚辭曰鵾鷄啁哳而悲鳴　向曰寂歷閑曠貌晦闇也欻吸猶俄頃鵾鷄鳥名悲鳴也　**清**

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臥遥帷善曰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明窓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銑曰清陰日也墀堦矚對幌窓也汎瑟謂撫瑟也遥遠也帷謂山中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善曰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翰曰水碧水玉也與金膏並仙藥其靈驗未可得而緇黷緇黷染也北渚有帝子蕩瀁不可期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瀁焉可能濟曰北渚謂所居之北也帝子娥皇女英蕩瀁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善曰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良曰悵然失志貌言

失志山中抱其痾疾而屬綴此詩

袁太尉從駕　淑　向曰為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廟升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　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枌枌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銑曰禮祭之法盡哀致敬漢豐邑有枌社宋漢之子孫故祭枌社之道可敬而遠

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　善曰毛詩曰敬恭明神又曰祈年孔夙　翰曰恭潔謂敬而祭潔清也祀祭祈求也言郊天求明年之穀

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凰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凰兮翳華芝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　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鳳蓋也藻文彩也言鳳蓋散文彩於

所行之川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懸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旆宸網天畢也西京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岧嵽以星懸　良曰旆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移也宸網謂天子車上珠網如天星之懸朱櫂麗寒渚金鍐無犯映秋山善曰朱櫂以朱漆飾櫂也蔡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　向曰櫂艫竿也鍐馬飾也麗映謂照耀也寒渚秋山所遊之處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沉淵善曰羽衛負羽侍衛也綵發吹也淮南子曰浮吹以虞沉川鱗介也　銑曰羽衛羽葆護衛天子也藹映也流景日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善曰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　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籍謂聽斷之書鑑視也視都壥

之宄屈**萌**五臣作吪**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善曰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翰曰吪田人言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以考玉律朱絃之樂**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積冰也　濟曰軫車也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也言文軌聲教之盛迫照遠方**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善曰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顏延年觀北湖田收詩曰溫渥及輿

隷和惠屬後延良曰頒布也上笏謂大夫之爵言天子和澤布及大臣而恩渥遍浹於下席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乎雒黃魚雙躍出濟於壇化為黑玉孝經鈎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之向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濱神龜負圖而至言我有幸得侍從觀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服義方無沫長歌殊未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亡是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辭曰長詩兮會舞王逸曰長舒也言舒長詩曲作為雅樂者也銑曰言我服天子道義無己雖舒長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謝光祿郊遊莊

肅舲出郊際從樂五臣作樂逗江陰善曰楚辭曰乘舲舡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

王逸曰舲船窓牖也徙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　翰曰肅敬舲也江陰北江岸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沇沇善曰上林賦曰沇沇隱隱　濟曰藹藹盛貌沇沇深靜貌凉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善曰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水傍也　濟曰嶼水中山也秋木葉黃故云照冒覆也潯水畔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善曰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　濟曰松橫生曰架風散則松架益危雲繁則山路增幽也靜默五臣作黙鏡緜野四睇亂曾岑善曰莊子曰靜黙可以補病穀梁傳曰緜地千里　濟曰鏡睇皆視也緜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猨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善曰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紱綬也黻與紱通煙駕煙車也金

金印也　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猨音稍哀也雲裝仙人以雲霓為裳也黻晃也言見此仙道可解黻辭榮以從之

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 善曰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貟隴采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泉外國圖曰貟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向曰整信也丹泉丹巒之泉飲之不死

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 善曰楚辭曰雲期兮電鶩儵忽兮容裔　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裔自在貌弱思謂俗事言我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事侵害

鮑參軍 戎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 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史記

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　鄭玄毛詩箋曰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　翰曰豪士權勢之人枉盈尺之璧以聘之亦不顧矣言小人重禮遇之恩光

徇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　善曰莊子曰彼所徇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靮而從靮音的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　濟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不求利也執羈謂執羈靮從軍而去鄉也

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　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良曰十月郊祀以報農稔也殺氣寒氣也

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漿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　向曰不煖猶不煑軍士皆以冰為漿

晨上城皐

坂磧礫皆羊腸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城臯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壇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向曰城臯坂名磧礫小石也羊腸言坂勢屈曲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善曰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銑曰寒陰寒雲也籠蔽也大谷谷名晦暗也蒼蒼晚也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員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翰曰徒衆稅舍倚佩也言息衆舍駕佩劍視八荒鶡鵬不能飛元武伏川梁善曰鶡鵬狀似鳳凰身禮戴信嬰仁膺智員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曰元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蛇而自糾濟曰鶡鵬鳥也元武龜也言寒不能

飛伏於川梁之下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良曰殘翮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暫自傷結豎小兒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與小人同安足以達行藏之理

休上人怨別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善曰

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銑曰西北日不周風悠哉失志貌碧雲青雲也佳人謂所思友人

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翰曰泛豔浮光貌

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　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　翰曰寶書真經也為君掩言朋友不至無與披翫也瑤琴玉琴也言無人能開匣而彈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　善曰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濟曰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

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　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焰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為席犀瑑為鎮　良曰膏燈也鑪香鑪言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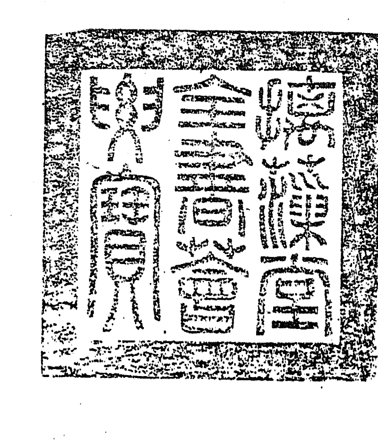


沈滅而不薰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善曰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楚辭曰桂水兮潺湲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託遠念於興波向曰桂水水名日千里謂流急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

文選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李騆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